

孟

子

集

注

郭什羣



二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孟子曰離婁之明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堯舜之道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者公輸若也知所以為之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音者也知所以為之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之上者也知所以為之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治天下

美法商呂夾維神大族姑洗數育夷則無射為五音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

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詩云。不愆不忘。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

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聖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

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行先王之道。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

辟與闕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

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仁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大詩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國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所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

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

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

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作。爲如何。乃有益耳。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  
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  
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  
天下也。不可爲眾。猶所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於敗亡也。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者。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之者。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